## 晓窗春初

## 任随平

吱扭一声,推开一扇木格窗,在初春似醒 未醒的晨间。

鸟声已经醒来,啁啁啾啾,从窗纸间挤进 来,破了缝的窗纸最宜听鸟声。挤进来的鸟 声窄窄细细,像绣花针从粗布中扯出线来,一 声短,一声长。短的是麻雀的叫声,长的也是 麻雀的叫声。在乡间,麻雀是最常见的鸟儿, 它们喜欢卧在庭院周围的高树上,槐树,柳 树,杨树,我很少见过麻雀卧在椿树上。但见 过它们白天醒来的时候站在椿树上,止庵写 字的庭院门口就有一棵高大瘦劲的椿树,于 是,止庵有随笔集《樗下随笔》,樗,俗名就叫 椿树,樗是臭椿,不可食,春日的美味是香椿, 水豆腐拌香椿,是一道上好的山家清供。

此刻,从窗纸间挤进来的鸟声就有清供 的味道。

鸟声里带着露水,是一盏明前清茶。春 天的早上喝茶,宜在檐下临窗的位置,周作人 喝茶喜在瓦屋纸窗之下,瓦屋纸窗浸润了旧 日时光,有旧气,有雅气,旧气古雅,雅气娴 雅,在这样的地方喝茶,能喝出一份雅趣。春 晨喝茶,宜喝红茶。红茶醇厚,能给人暖暖的 醇香。泥炉好,用椿树枝烧火。古书上说,煎 药最好的木柴是椿树枝,椿树枝烧火煎药就 像一味药引子,能钓出中药中的香气和成分, 有益于身体。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如此效果, 但小时候父亲煎药,常用椿树枝作柴火,想来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我用椿树枝烧火 烧水,沏一壶老树滇红。茶汤红酽,还是白 瓷盏,白瓷盏盛红茶,能养出茶中的真意,举 杯,闻香,茶香醇厚;入口,入喉,肺腑留香; 二开,三开,唇齿间生出淡淡的甜意。凝神 静思,一味茶,让整个人浑身通透,散发着春 天的气息。

冷不防,一滴鸟声滴落下来。从瓦楞间 滚落而下,落在庭院里。

风正在翻越墙院。竹叶飒飒。飒飒的竹 叶声是另一种鸟鸣,倚在推开的窗扇上,细长 的叶子婆婆娑娑地动,像旧日时光里的灯影 戏,戏里戏外,演绎着旧气,却有鲜活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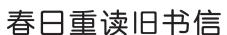
出得庭院。立于场院崖边。远山褪下了 黛赭色的外套,换了新颜,一袭浅绿。浅绿, 却是那样耀人眼。有"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意 境。从山巅往下看,蜿蜒山道上的行道柳,已 然婆娑一片,像一树一树的诗,王维的诗。只 有王维的诗才能配得上早春气象。

低处的河流,醒过来了,揭去了一层白色 的厚绒。我记得车前子说过,冬日河流结冰, 阳光落下来,是一层厚绒布。厚绒布多好,让 人想到春天温暖的气息。

近处,阔大的田野里,阡陌纵横,乡民们 已然动身,正在翻动着春潮涌动的田地。那

些新翻的泥土,正 在将尘封一季的心 事晾晒在阳光里。 门口的柳树下有人 拉了绳子,开始翻 晒被褥,风一绺一 绺,从被褥的缝隙 间钻出钻进,捉着 春天的迷藏。成群 的鸡雏,跟了母 鸡,倏忽间从后院 冲过来,转过墙 角,向着场院的旧 草垛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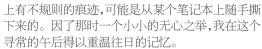
这盛大的春 天,正在演绎画 作。一转身,又闻 到了茶香。晓窗春 初是一味中药,泛 着药香气。



卜昌梅



我还清晰地记得,自 己最终也没能完全弄清楚 那玄妙的逻辑关系和解题 思路,做题仍然很费工 夫。但是,我认真地留下 了那封信,它其貌不扬,边



多年后,再读,不再理会那佶屈聱牙的解析,而 是看到这一方小小的纸张和工整的笔迹,我的心头 总会漾起难言的温暖。是啊,谁会在那样逼仄的时 间里如此慷慨地为我讲解这些问题呢?于我,在岁 月的浸润下,这一方小小的纸张,承载的情意越来

第二封写于我在杭州工作的那年。弟弟所在 的公司组团去丽江旅游。在古镇,他给我寄了明信 片。正面是绝美的景致,有山水相映的苍山洱海,有 巍峨奇美的玉龙雪山,还有静谧深远的泸沽湖等。背 面是他写来的信。相比几年前,他的字多了几分韧 劲,多了几分稳重。言语不再是正儿八经地说教, 而是充满希望的寄语。对生活,对处世,对学习,他 都提出了些许建议。殷殷切切的期盼,我懂。那一 回,他俨然一位老师,而我像是涉世未深的学生。

其实,早些年,我和弟弟经常闹矛盾。弟弟打 小厌烦锅上灶下的活计,要么应付了事,要么干脆 不做。为此,我很是不满,所以和他常有纷争。直 至弟弟去城里读了高中,我猛然醒悟,原来我们并 没有机会天天在一起,吵架的次数愈发少了。后



雪梅 程曜 摄

来,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读书,去了不同的城市工 作,在不同的城市安稳下来,再见面的日子少之又 少了。即便偶有意见相左,也都是隔天就忘了,谁 也不记在心里的。慢慢地,也懂得了,亲人之间,是 一场又一场的别离。于是,我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 易的情分。看着面前这几页薄薄的纸片,便回到了 久远的从前,想起了相聚的时光。

想起儿时,我们在老屋前一起听着经典老歌, 一起荡着花间秋千,一起寻着枝间雀鸣,一起听着 风过林梢。

想起少时,我们和父亲一起围坐在堂屋里的小 方桌前,不约而同地望着桌上那个窄小的收音机, 听单田芳先生讲评书《三侠五义》《童林传》和《白眉 大侠》,精彩纷呈的桥段常常让我们大笑不已。

相依相守的那些年,吵过,闹过,临了,全然是 不记得了。留在记忆里的,是这一方方窄窄的纸 片,是这一页页真诚的文字,和这一重重深厚的情 意。乡下的孩子大多不善言表,对彼此的关心都流 泻在字里行间。看着,看着,看出了满纸温情。读 着,读着,读出了满心欢喜。

多年后的这个春日午后,在寂静的窗前,我反 复摩挲着这泛黄的信笺,反复品读着这素朴的文 字,独自莞尔良久。

## 路边良草过路黄

颜克存

过路黄,是报春花科、珍珠菜属多年生草本植 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别名也很多,如金钱草、真 金草、走游草、铺地莲等,几乎遍及我国大江南北。 我小时候生活在故乡农村,每年夏天,只要足一出 户,就能在院子边的土坎、山坡、路旁、沟边,乃至田 间地头看见它们的身影,他们头顶一片片黄灿灿的 小花,格外引人注目。那时候,故乡人都亲切地叫 它"排石草"。因为故乡人都知道,过路黄有助于结 石病患者排石。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人们还喝不上纯 净的自来水。那时候,在我的故乡,人们多是以深井 水、泉水、小溪水或河流水为主要饮用水源,是名副其 实的原生态,而喝这样的原生态水,有它不好的一面, 就是长期饮用后人们容易患结石病。在我的记忆里, 小时候的故乡,不管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人,都有 患结石病的,就连高中时代的我,也曾一度受肾结石

"结石不算病,疼起来要人命。"这是故乡人的说 法。也因此,故乡人对付结石病,多是就地取材,用过 路黄泡水喝。据父辈们讲,这样可以有效预防和助力 结石随尿液排出体外。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他 们为了让小孩子们听话,夏天多喝"过路黄茶饮",还

编过顺口溜:"不要小看'排石草',泡水喝了身体好, 结石遇见随尿跑,健健康康活到老。'

记得我上高中时,有一天夜里,结石病突然犯 了,疼得我眼泪直流。到了医院之后,医生给我用了 止疼药,进行了一番检查,随后给我开出药方:多运 动,多喝水,如果方便,可以搭点过路黄泡水喝。听了 医生的建议,母亲每天都用过路黄当作茶叶,放在茶 壶里,泡一大壶水让我喝。就这样,我的结石病后来 没再犯过。之后,我还到医院去检查过,医生说:"没 什么大碍,继续多喝水、多运动就行了。

高中毕业,上了大学,学了生物学,我才知道,原 来过路黄治疗结石病是有一定科学性的。清代医药 学家赵学敏在《纲目拾遗》中曾详细阐述过路黄的药 用功效。过路黄味甘淡微寒,归肝、胆、肾、膀胱诸经, 有除湿退黄、利尿解毒之功,尤其能化石排石。而且 现代中医研究表明,过路黄确有化石排石之功效,其 "排石草"之名所言非虚。

"金钱薄荷半边莲,如意花根过路黄。九眼独活 千年键,一枝黄花九里香。"过路黄,路边之良草,除了 药用外,它还是一道美食。春天的时候,掐一把过路 黄的嫩尖,用旺火重油快炒,食之味道极其鲜美,满嘴 都是清香,也不失为一道春天的时令菜。

